

T 53⁵⁰~~66~~ / 3934b(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2

宋宗忠簡公集卷之一

明進賢人霖伯甘諡訂

劉子

上大元帥康王劉子

某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

二百季皇朝歲歲續續二聖與諸親王波河

北天不百餘年日繁其望者惟大元帥康

王一人夫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

宋宗忠簡公集卷之一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劄子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其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
二百季豈謂賊虜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
北公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
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

得道多助
聖賢經濟

忠直之言
可書宸座

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賊虜將
自勦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
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
喪黃緣。可回賊虜愈熾。亦喪因緣而亡。此事在大
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其所謂道者。其
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
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
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狀

本經納誨
以逆心爲
合道可謂
責難

歷世莫能知能行者。繇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
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偽之事。
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
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
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欵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
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業如此。某願大元
帥大王左右。當瞻不忘在濟時。夙夜羹墻。不忌我

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賊虜雖熾可勦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字可作謨訓

蓋臣念祖大人格心字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憂憂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已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已而已耳所遇所接果

至公無我方可大服天下

深極理道之言

逆於已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已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為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

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止者賞罰而已
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於左右之所接
哉彼賊虜橫肆兇暴侵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
至于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
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堯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

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臯
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
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
不能播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
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燮理鎮撫
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傳說而商中興憲
宗得斐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
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卜虛心考驗參以

欽或不信
禮或不親
賢者難進
每每自坊
于微

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
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
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
天下其有不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
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
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弗疑。斯言行而
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至。行無
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

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
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
非上意。必儉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
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
雷霆之威。彼晝夜息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
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

人主于逆
耳逆心處
一反焰則
言路開矣

唯懸旒垂
纒而後可
明目達聰

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
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纒蔽其聰明。
所以見天下之是非。開天下之情偽者。蓋用諫官
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
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
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適弗殖。舍已從人。
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
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

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
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穉。是以古人有時哉。
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焰。浚乾之剛。故見
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
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祇息。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
不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旣
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佑。使全

忠臣苦心
全在直聽
聖主深鑒
默祐

骸骨以盡餘季臣之惻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濟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洛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見有上件事處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

過河二字
心腑刻住
忠義出乎
天性

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為久遠利若賊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未易棄戢臣每息前日之失蓋繇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為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今夏汭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洿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繭無能見過河相渡別具奏聞者

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
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
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隆謙未蒙昭允竊
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朕後上下孚必信賞必
罰然後小大服浚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
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奭疆燾養之恩

而胡虜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踈早悟遂致稔
姦雲甲霜戈其力追於朔野天旌龍馭期早復於
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况寄託已彰於天意尚
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
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變亂窺竊之風鞏固洪
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赫乎羣目之瞻惟式克
欽承直乃萬方之聽某等夔仞祈求懇切俟命之
至

宗忠簡集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虜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賊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密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綏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賊雖稔姦。當自破滅。却令某統領見

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赴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齋大元帥榜文。敘哀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後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賊姦便。其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

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其切以國家多艱、
金賊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
口、長驅北去、其到慶源、遽謀逃竄、得賊中忠義數
人爲力、遂脫羶網、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
竊恐姦臣賊子、障蔽難達、其素知公梗槩、敢爲竭
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
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夏冀上爲廟朝倍保、台
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

疏

奏乞依舊拘留虜使疏

建炎元年八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季、數世載白之老、不
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
念、乃以賊虜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
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
討、其間有實欲買勇息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
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

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狀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繇喪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歛跡逃避，曲辱不耻，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

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鷲，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卽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白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

宗忠簡集卷之一
十一
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
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卽
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
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爲地者之畫營繕金陵
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
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
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
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

與畱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入置之牢狴奏取
朝廷旨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
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
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
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
於我國家訐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
漸如我祖宗時若鑿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
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

臣尚狃和議惶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煙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誤膺簡詔但思涇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

不知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聰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衲襖櫓衫兵幕之類皆椿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

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為守
 禦之備。今承間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
 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信矣。二可疑也。臣
 為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
 騎侵犯。即奔悉潰散。不復支吾。臣今合京畿十六
 縣。內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
 里有畸。各令開河濶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
 珠劄寨。賊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

布置鎮密

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
 三七分為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
 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七五六。若止用此
 其寔無幾。况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
 去。又烏可以助軍錢。阨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
 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粗辦。尚多鹵莽。
 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
 樞密院。旨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僱工役

譬之奕矣
國手以廣
地攻遮為
穩庸手以
趨作望目
為穩雖教
之不能聽
也

不令支錢。今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
無所為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
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
即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
陛下貔貅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爽偏聽
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
衷以決行奉。臣竊見僕射黃潛善樞密汪伯彥張

慤皆爽遠識見。爽公議論偏頗回適惟富貴是念
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
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為淵聖皇帝他日泣止之所
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
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

此根源之
自關性
力

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暈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蒞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特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

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季。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季。金賊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卽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卒也。時金賊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悛。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

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喪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賊虜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旣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擣得金賊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賊必不能西向潼關。

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建炎三年

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

之衆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
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虜忿怨不已
止緣勢弱未繇報寃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
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彫印文榜公據
令生獲漢兒齊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
遠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
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今繳
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知開封府通前
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
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
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
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喪能然久知開封

有此措置
有此固結
而後力請
回塞有臣
如此當時
向忍自弃
老謀哉

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七命喪行者臣既
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歷誠感之不
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樂謀歛迹遁太其間
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喪復肆橫以是人入
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
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內
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
臣觀人心念念俟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

誠。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爽事所謂爽事者非泊然
爽所爲於事也事爽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
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
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
墊而莫厥攸居茲爽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

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憂羣臣爽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爽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

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

痛切

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
 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
 之語不勝卒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
 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
 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恨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四次請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
 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

命始基於汴肇造爽疆膺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
 世偶去冬今春信憑賊虜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
 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續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汴
 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
 萬邦嘉靖陛下既卽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
 疑胥動遙相鼓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
 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
 奠攸居茲無他繇陛下寅良過當駐蹕別都俯徇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姦謀預圖遷幸，使伎獮簧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跼蹐。有關文以歸咄咄，以操耒耜鑄劍戟爲農器，息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尙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

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慮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五次奏請

臣恭惟我大宋，浚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

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蹶。交走道路。茲乃祖宗
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
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
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
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
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
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
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

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
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卒。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
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
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
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
法。以取士意。謂臯夔稷高。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

宋之弱絲
此為病源

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僊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恠。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虜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

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業如是者。盡繇姦邪。儉人鼓唱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卒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翕翕訛訛。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卒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

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
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
欲以遺海陬一狂虜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
京西之民，咸懷寃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
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怙聽諛，而不令剛正
之士率厲同心，勦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
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
衣九重，不啻饑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

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
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
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下劉呂，蓋非
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卒大計，不獨謀
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
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

身尺簡集
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
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
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
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
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
二百季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
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
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

與腹心而弃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
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
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
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
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官禁嚴備扈從奉
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
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
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

寔有萬全
着數非特

氣吞驕虜
也其如忠
隔九關何
哉血性男
子讀之能
不墮淚

太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關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帝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喋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直

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耻。然後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爽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解。增築開濬。起

此車宜用
之兩河寬
平之地雖
曰決勝戰
車然上文
曰守禦器
具則此車
畢竟是且
守且戰者
遠出險地
又當別論
矣

造輯理皆就緒浸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
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
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
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
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
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
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
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

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
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良讐已不敢輕動冒犯
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
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救寧嘉靖同
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此緣陛下
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
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
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

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入。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宗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

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卽臣自頂至踵。甘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戀戀。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季河流不米。惟陛下

斷自淵衷。無惑辟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臣聞易於渙之辭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及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廼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

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戎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啓行，民心不能爽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焰，洞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眾討賊，賊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亾虜寇之時也。夫天

王氏亦女
父夫哉奈
何宋臣多
印惘者

心更苦志
更切矣讀

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閭勅王彥各統
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陛下亟
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
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
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爽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
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
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胡塵、葺
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

見淚

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
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
表奏係第十二次奏請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
曰定於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
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
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等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

引經立論
侃侃誓誓

緒天下之人竭歷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
九有寶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
切切俟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
淮甸不息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
息我二聖后妣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
志又不息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
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
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强者當

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
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四夷凶殘必滅心
爍謀以就殄滅尙何惡之能爲乎書曰時哉弗可
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
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搖不
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
使諸大臣中雖有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
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

血誠真切
如是奈何
九開難叫
故

不可憂息過計而信憑邪佞白爲身謀者之語且
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
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
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寔爲二聖蒙塵北狩陛
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
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
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
表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
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
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
聖人傳以相稜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
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
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
誇忘戰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

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
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陞
下卽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負山農
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
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爲爽疆之休矣四方貼然若
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賊虜爲地
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
鬩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

勤王之詔
不宜輕下
正慮勤王
之師失節
未易輕繩
耳

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
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完之患如
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虜人圍閉京
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
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
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畧低回曲
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
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便

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强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橫，賊虜自欲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番賊雖為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

忠簡全是
能得人心

黥其面，為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邪。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顛顛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入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已之詔，許

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
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
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
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
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
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

易人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
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
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
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
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
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
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
留心惻怛爲陛下息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

苟容自安
之臣孤負
聖主徃徃
如此讀之
可爲痛哭

宗忠簡集
三六
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息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
塵沙漠。翹翹俟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
息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息京師是天下之
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
下息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
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
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奸邪之謀

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
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
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
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
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
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
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疾徐
俱有定理
惟君子知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虜酋過河捍蔽滑臺而胡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番寇以幾言之則大宋

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賊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關興忠臣義士寃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金賊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虜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儉小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恣駕以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

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賊之猖獗。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

時幾滙源
章法渾成

與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

奏請

臣得范瓊書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

低基着數
多似城郭

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為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况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模予子為偏霸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賊勢以為可防不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

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忻忻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金賊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懾恫，則萬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羣黎百姓齋

谷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卒寔天下萬世之卒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
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
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
與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
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

改樂之士
所見略同

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
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絕虜寇又沒角
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
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
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適追我太祖太宗
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
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虜之足

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聰，伏望裁赦。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一次奏請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虜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為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之

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矢而知幾若神効

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

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

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支河皆已通

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番賊皆已掩殺

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

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

雨師，清塵洒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為四海九州

文勢驅風
雨忠肝泣

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忘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請維揚奏請回鑾。

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
疏疏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事，爽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爽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爽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賊虜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

劫掠邀求靡有紀盍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

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賊資椿器械以爲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培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爽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

自然區分、喪足疑矣。臣衰老孱懦、謂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覆護晷日月之大明、炤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釐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

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季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貼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朕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

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陟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與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賊勢

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况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金賊之

汪黃不欲
高宗回鑾
亦恐公居
中用事耳
春秋內君
子端有以
也

首食金賊之肉。又况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筋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熿。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為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

六月出師
前無此解
卓哉老謀
乎始可與
言詩也已

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

後表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
弓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歆蒸之時皆難於致用
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
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
報賊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

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
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洛趙真定
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
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
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
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
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况使虜人駭聞
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

畏讒人忌
其帷幄乃
願自出戰
亦不得已
言衷

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
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
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
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
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
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
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
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謔擊壤以盡殘年頻頻

上竄天聽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一終



